

二曲集

樂



二曲集卷之九

東行述

門人趙之俊述

丁未春先生餞邑侯駱公赴京師始東行登華嶽

先生性不喜遊足未嘗踰邑境是時因餞駱侯東行始爲華麓之陟駱侯者浙人涖邑有異政尊賢敬士詳見河汾賈發之養賢記中故先生遠送之先是蒲城有高士省庵王翁者耄而篤志數就先生質所學至是復詣盤屋盤桓者二旬歸而偕党兩一王思若白含章奉候先生於同蒲党爲少墟先生及門年踰八旬樂善不倦王高尚其志坦夷樸澹有陶靖節之風白博洽群籍爲月旦所崇重咸稱先生心契於是過党齋王園及白氏軒白貯書數屋先生覽而樂之抽所未見借之以西

戊申夏四月含章省庵肅禮幣耑党生惟學奉迓

十九日惟學至盤屋拜呈書贊

二十四日先生徘徊妣墓泣奠告行

二十五日別姊乃發晚宿興平之定村明日迂道詣茂陵遂次畢郢

詣茂陵謁漢武帝也又東五十里至畢郢謁周文武成康四陵及太公周公二塚

二十七日次涇干之瓦村會逸士王爾德

逸士介潔有守數詣整屋先生念其年逼桑榆恐難再覩故往會之逸士喜甚請曰敝邑士人斗仰先生久矣曩有託先生姓字寓茲古剎行誑者敝邑至今以爲談柄願先生少留以慰眾望先生以旅次疲劇辭焉逸士追隨遠送至高陵之北境而別

二十八日至下邳謁寇萊公祠弔其遺址

二十九日至蒲城謁橫渠張子祠時有邑紳索雲老王伯仁等諸公刺見啓延先生例不報謁辭之

五月初二日抵車都省庵預治靜室以俟先生館焉晉謁者無虛日室隘不能容乃假他氏空舍之宏敞者棲之先生爲之發明固有之良喚醒人心大約謂此良昭昭於心目之閒蔽之不能昧擾之不能亂滅之無所損增之無所益與天地合德而日月同明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順而行之便是天則不必支離葛藤義襲於外舍眞求假

空自擔閣

又曰此固有之良本自炯炯本是廣大妄念一起卽成昏隘然光明廣大之實未嘗不存要在時覺時惕致慎幾微

一友謂連日深荷先生之誨頗知打點身心自尋歸結先生曰肯尋歸結足徵所志但恐立本不固世俗富貴利達之念乘閒發生不知不覺漸爲轉移日復一日大負初心須是勇猛省克拔去病根俾心若死灰不致緣境出入方有實際昔姑蘇有盛寅者人以椒寄其家十五年矣一旦夢有客急欲用椒啓其封取少許覺而痛自咎責豈吾義利有不明耶何以有此夢亟整衣冠而坐數日猶不釋然噫人能若此用功何患無歸結也

是時在侍諸友有自多其知者則迪之以忘知有自雄其抱者則詔之以放下一友談鋒甚暢論辯泉湧先生憮然歎曰默而存之希顏之愚爲曾之魯到嘗訥不能出口時纔是有進若神馳於舌恐非所謂塞兌之學也其友慚謝先生在車都不惟士友因感生奮多所興起卽農商工賈亦環視竊聽精神躍勃有農民李正父祖三世

從事白蓮教，正遵其教。戒葷酒，虔焚修者，已歷數十載。先是奉

旨厲禁異端，里鄰恐禍連，保伍相與力勸力攻，正惟刑戮是甘，終不少變。至是有感，卽日對眾焚毀經像，飲酒開葷，幡然歸正。闔里釀酒相慶，傳爲美談。同蒲士大夫多爲詩歌以嘉之。謹按白蓮教非其正，固也。戒葷酒，奉經像，當細辨之，明眼人幸勿藉口。

十七日，先生赴同之戶軍里館於白君書屋。是日也，車都士民擁車瞻送。李正等追隨至同之白君書屋，再拜垂泣而別。先生在白君書屋焚香默坐，晤對簡編，閉扃謝客，客弗止也。白君乃延客別館，晨起入揖相與會。會時不遽與之談，必坐久，氣定心澄，方從容商量所疑，意懇旨暢，詞平氣和。士之承警欬者，各亶亶有當於心。耆儒馬翁逢年輩，或年踰古稀，或壽屆八旬，咸甘心北面焉。

六月初九日，先生遊州城東關之廣成觀，郡紳張襄陵

諱珥

李淮安

諱子燮

等執刺來

會

張李俱世家，蓄書甚富。延先生臨觀，先生例不履顯達之門，辭之。城東有廣成觀，幽邃甲一郡。張邀先生避暑於中，於是士紳聞風爭造，雖少長叢雜，而規模靜定。天時

十
酷熱渾若涼爽

會閒或謂聖人本是生知，眾人止是學知。稟來便不同。先生言：眾人俱是生知，聖人方是學知。稟來箇箇同。咸訝其言。先生曰：孩而知愛，長而知敬，見赤子之入井而知惕，一切知是知。非知好知惡之之真知。日在人心，敢問此知。眾人與聖人同耶？否耶？咸曰：同。曰：敢問此知學之而然耶？抑不學而然耶？曰：此原不待學而然。曰：然則此非生知而何？非稟來箇箇之皆同乎？聖人肯學，所以兢業保任，能全此知，是以謂之聖。眾人不肯學，所以隨起隨滅，自負其知，是以謂之凡。是聖凡之分，在學與不學之分，非知之有分。稟來之原不同也。

或又言聖賢之道，不外孝弟事親從兄，莫非實學。舍此無學可言。曰：能孝能弟，固是實學。然此能孝能弟之端，從何而發？滿孝滿弟之量，賴何而充？侍父兄而可以言事言從，有時離父兄之側，則將何若？有父兄而善事善從，是學。無父無兄，又將何若？或無以對。先生曰：聖賢之道，雖不外於孝弟，而知孝知弟，則必有其源。源濬則千流萬派，時出無窮。萬善猶裕，矧孝弟乎？故不待勉於孝，遇父自能孝；不待勉於弟，遇兄自

能弟存則或事或從自然盡道亡則立身行道大孝顯親隨在是心隨在是學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非春安得萬紫千紅非識東風面又安知萬紫千紅之總是春也

是夕乘涼坤成閣樹鳥時鳴清風徐來相與默坐久之先生因詢曰此際俱各神閒氣定冲融和平不審各人胸中自覺何若襄陵云此際殊覺輕活暢適生意勃發清明洞達了無一物先生莞然首肯曰惟願無忘此際心

一時之清明無物便是一時之仁體呈露趁此一時之清明延之時時皆然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年縣縣密密渾然罔閒徹始徹終表裏湛瑩如是則形骸肢體雖與人同而所以視聽言動渾是天機可以達天可以補天矣珍重珍重毋自孤負十六日赴朝邑謁韓恭簡公祠明日觀於河遂歸廣成觀

同州距朝邑僅舍恭簡公祠在焉故先生特往拜謁至次日邑南諸同志及學博劉先生咸來見且柬請俱辭遂臨河觀渡而歸

十八日觀蓮於九龍池晚抵沙苑

九龍池在東城南十里，蓮花盛開。李淮安固邀先生臨觀，是日環池人士先期集候，叩學質疑。先生隨資開發，脫去見聞聽之者骨悚神豁，喜溢顏面。薄暮將別，咸慙慙。李公挽留，而沙苑馬立若馬仲任等，力請之西臨。是晚遂抵沙苑。至白君居，有三路：一由七里村，一由銅堤，一由沙苑。先是沙苑人日望先生之至，馬仲任等會人偵候，策之。其兆爲大過，咸喜曰：「大過，大者過也。大人必過無疑。」至是馬族生儒二十餘人接見，羅坐榻傍，剪燭請教，夜分就寢。

十九日謁馬二岑先生祠閱遺集

二岑先生爲大學士文莊公之從孫，兵憲之冢嗣。明末建書院，開講倡學，慨然以師道自任。後宦山東，死於國難，大忠大節，人共追慕。先生拜其遺像，從先生長子馬械士索其遺集覽焉。

械士致審於經書同異之辨，先生爲之逐段析疑。既而問六經大旨，先生默然示之以寂。械士頓醒，拜謝，或詰其故。械士曰：「無聲無臭，六經之所以出，亦六經之所以歸也。在座諸君咸請開示，先生爲之直指大本，令各反身潛體，洞識真我，諸拘方守轍。」

炫文飾義者莫不如寐獲覺盤桓數日而西、械士卽席賦詩三章以誌感、

其一

天地無終極、大道日秦莽、鄒魯不復作、千古懷令想、嗟吾關中士、絕學嗣邁往、橫渠啓趙宋、高陵復振響、長安少墟翁、芳躅爲世仰、誰能嗣徽音、復使斯道晃、夫子特地起、天授非人強、奧徹危微機、探穴千聖朗、從茲盤屋功、直駕姚江爽、

其二

人爲萬物靈、靈者詎形骸、大立小不奪、此語良不乖、天清夜月明、纖翳何容排、所以陽明子良知探聖涯、此理固非誣、何事獨塵埋、上下千載閒、師也豁其霾、願言誨無倦、先覺迪吾儕、

其三

十年勞夢想、神交仰山斗、投契斯須閒、此遇良非偶、所恨多閒闊、親炙苦未久、白駒不少停、空谷頓成走、何以慰吾情、相對一杯酒、後會諒無遐、踟躕徒搔首、二十七日歸於白君書屋、立若仲任、械士等隨侍、

明日李習之、王思若、張襄陵、王盛伯等至。爾時從容商議，朝夕不輟。先生望隴興思，歸心頗亟。眾弗能留，肅觴奉餞。李孝廉、李淮安等聞之，傍晚馳二十里，渡維來送。七月初六日，先生別歸。

別之時，諸老依依相戀，有泣下者。王省庵、甯惟垣等遠送，其僕王昭泣不自勝。遂偕白僕執御以西。

初八日，至高陵，謁呂涇野先生祠，次於涇干之文塔寺。

塔在涇野先生祠之西二十五里，爲關中第一勝槩。故過而陟眺，適高陵于翕憩息。大雄殿遙見先生，卽具衣冠趨迎曰：「此必蓋屋李先生也。」不才方擬入冬造訪，不意邂逅於此。此中大有機緣，殆天作之合也。亟潔館安置，披瀝衷懷。

初九日，兩邑名流聞之者咸來拜謁。盤桓塔下，禪師琳峨亦環視傾聽，歎未曾有一士酷好內典，細質所疑。先生一一響答。凡楞嚴圓覺心經壇經涅槃止觀廣錄宗鏡錄大慧中峯諸語錄要旨及三藏中真似是非之辨，咸爲拈出。旣而喟然嘆曰：「吾儒之道至簡至易，至平至實，反而求之，自有所得，故不必借津竺乾索之，無何有之鄉空。」

虛莽蕩，究無當於天下國家也。遂作別，眾苦留，爲之再宿而行。

十一日下午，抵咸陽北郭，學博湯君

諱日躋

聞先生過，大喜，亟延以館，餼苦留不可。

十二日至興平，甯維垣別去。

是行也，先生偶患病，維垣追隨調侍，至是別焉。

先生既歸，語俊以諸君高誼，俊於是述厥始末如左。蓋先生素未遠行，茲其發軔，故謹誌之。吾輩其尙堅乃志，一乃心，服膺所聞，不以合離生作輟，庶無負先生跋涉之意。

云

左當
作右

康熙七年秋仲朔日述

念二曲先生書牖

吾見先生其人矣。式金式玉。吾聞先生之語矣。切性切身。果然朱李之儔。展矣周程之侶。豈因博雅。徒步西征。爲述典型。甘心北面。恨三偏之爲害。常憶格言。愧四勿之未能。每思德範。而今而後。舍舊從新。雖云年老力衰。何憚朝聞夕死。立名胡必於文藝。崇德惟在於躬修。苟實行之無稱。奚餘能之足羨。端有兩大曰行與言。出聲則循理而談。舉趾則擇方而蹈。一言之外。尙憂見惜於先生。一事之違。豈可使聞於夫子。但恐一朝而奮。時久而遷。若非堅誠於當前。何以淑身於去後。以故書茲揭牖。用代嚴師。坐起常觀。庶幾身無妄動。朝昏時誦。庶可口無妄言。嗚呼。千載篤生。學公匪易。若欲遽臻乎賢哲。其將能乎。一言旣出。反汗實難。雖欲自處於不才。不可得也。爰公同志。共勵克終。時康熙戊申孟秋之十九日也。

二曲先生。蓋匡人。諱頤。其人則矩方規圓。因物而付。其學則天通地徹。隨叩而鳴。窮則可以善身。達則可以淑世。斯文之寄。其在斯乎。不肖年久耳香。每以修阻。不得從遊。爲恨。幸白含章社丈。於今歲五月閒。安車迎至。道遂以東。豈含章閱近世學之不講。又

憐人之不能盡涉長途，就有道欲以先生公之吾儕，使府左之人共沾化雨乎？甚盛舉也。可以鼓舞人心矣。故一時有志之士多就之者。僕不自揣，亦徒步拜訪。適先生素昔與談性命之學者蒲城王省齋兄又迎之去。意者省齋復閱其鄉之老而癯如年者，並以近涉五六十里爲苦，故欲使其藉便見先生，同登覺路，亦如含章之公先生於府左意乎？於戲，省齋含章俱可以爲難矣。是時余以未見先生，怒如調飢，無何先生自蒲返，年復訪諸党孝子兩一兄之齋，亦先生之故人也。坐談竟日，至是始了夙心，仍復候之王思若會丈園中，以思若前有字來達不肖於園中相會。蓋先生與思若彼此以品德相欽重，爲數百里神交，手書相往復者有年。余之知先生也，實以思若故。雖見諸兩一於此，復趣其命，且不負思若成就不才之雅意也。凡三謁矣。自此之後，幾於自廢，遂幡然思更舊轍。至六月終，先生又以拜恭簡公墓兼晤余妹丈李河濱，復有朝邑之行，道經吾州，縉紳諸公暨通國庠友之前未識先生者咸於茲以瞻挹輝光。張襄陵李文伯尤稱慕道最篤。及旋前茲之相從者，族尊立若，族弟仲任，復藉先生遊蓮池之便，邀至荒鄉。鄉之士詣先生者十之八九。衰宗則少長不遺一人，共擬投轄爲十日之留。時先

生適感風邪，欲歸調藥餌，信宿卽返含章之舍矣。余坐以不知先生之夙駕宴起未及一送爲悵也。去後前言書牖。

門人馬逢年書

時年七十三

二曲集卷之九終

南行述序

臯二曲先生江南之行舊學徒張仁覆執御以從歸而備述所至見聞之詳及門二三子嘗譜之簡策矣既而駱公外艱讀禮之餘有事獲鹿旅次遇士大夫多詢及先生緣是有感因憶先生曩寓毘陵日雖值憂居弗獲日侍几杖而動靜語默未嘗不日有所聞遂詮次其槩爲道南後紀并幕客孫容也先生所撰毘陵盛事郵致秦中後紀云者蓋以龜山昔嘗自洛而南闡道毘陵越數百年而後復得先生自秦而南闡道毘陵先後一揆所關匪尠而盛事云者見前後諸君子懿德之好盍簪之殷在近世實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也二編及初譜南行之詳亦云備矣顧各自爲書覽者弗便茲故挈要就簡合併歸一統名南行述與東行述庶稱合璧云

鄂縣門人王心敬沐手百拜識

